

北方的河

著 | 张承志

张承志

北方的河

著 | 张承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方的河 / 张承志著.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6.11 (2017.9重印)
ISBN 978-7-213-07545-2

I. ①北… II. ①张…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80285号

北方的河

张承志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责任编辑 陈巧丽

责任校对 朱妍 张志疆

封面设计 吕彦秋

电脑制版 杨芬

印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9

字数 127千字

插页 4

版次 2016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9月第3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13-07545-2

定价 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目 录

001 北方的河

171 黑骏马

北方的河

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但那时我们也将为自己曾有的幼稚、错误和局限而后悔，更会感慨自己无法重新生活。这是一种深刻的悲观的基础。但是，对于一个幅员辽阔又历史悠久的国度来说，前途最终是光明的。因为这个母体里会有一种血统、一种水土、一种创造的力量，使活泼健壮的新生婴儿降生于世，病态软弱的呻吟将在他们的欢声叫喊中被淹没。从这种观点来看，一切又应当是乐观的。

[1]

他一直望着那条在下面闪闪发光的河。那河近在眼底，河谷和两侧的千沟万壑像个一览无余的庞大沙盘，汽车在呜呜吼着爬坡，他紧靠着倾斜的车厢板，就像面临着深渊。他翻着地图，望着河谷和高原，觉得自己同时在看两份比例悬殊的地图。这峡谷好深哪，他想，真不能想象这样的峡谷是被雨水切割出来的。峡谷两侧都是一样均匀起伏的黄土帽。不，地理书上的概念提醒着他，不叫“黄土帽”，叫“梁”。

和“崮”。要用概念描述。他又认真地巡视着那些梁和崮，还有沟和壑。这深沟险壑真是雨水冲刷出来的？他望着黄土公路上的小水沟想。早晨下了一场透雨，直到现在水还顺着那些小沟哗哗地朝着下面深不可测的无定河谷流着。汽车猛地颠了一下，他紧紧握住车厢板，继续打量着底下深谷里蜿蜒的无定河。那浑黄的河水在高原阳光的暴晒下，反射着强烈的光。天空又蓝又远，澄澈如洗。黄土帽——梁和崮像大海一样托着那蓝天。淡黄的、微微泛白的梁崮的浪涛与天空融成了一片。他觉得神清气爽，觉得这大自然既单纯又和谐。“蓝格莹莹的天”，他哼了声民歌，心里觉得很舒坦。解放牌大卡车载着他，好像在沟壑梁崮的波峰浪谷里疾飞前游。

他对着高原，竭力想把视野里的景观记住。他皱着眉头，回忆着《中国自然地理》中那些关于专门概念的内容。“曲流宽谷”，突然一个概念跳了出来，他不禁微微笑了。书上把他正在卡车上穿过的这条无定河大河沟叫作“曲流宽谷”。有意思，难道“曲流宽谷”和“拐弯大沟”有什么严

格的区别么？不过，若是在试卷上写上“拐弯大沟”或是“老黄土帽中的拐弯河大深沟”，考研究生的事保险就告吹了。似乎那本书上还有些更严格的条条框框，但他想不起来了。不过他总算记住了一个曲流宽谷，而且是对着地图和大地记住了它。曲流宽谷，他又嘟囔了一声，然后转过身来，随即用手牢牢地握住车厢板。

满满一车老农民。他瞧着车里不禁又微笑了，今天他的心情特别好，就像跳高运动员在春季运动会的早晨看见了一个晴朗无风的好天气。一车老农民在解放牌车厢里颠着晃着呢，打盹的打盹，说话的说话。说话的用粗嘎的陕西腔吼着，满不在乎马达的轰鸣和呼呼的风吼。他估计这些农民全都是从自由市场得胜回乡的。早晨在绥德车站买票时，他亲眼看见那个扎蓝边白毛巾的老头口气蛮大地呐喊：“加车，加个大轿子么！咋——加个‘解放’！”可这会儿那老头正稳稳地靠着驾驶室后窗坐着，一面扯着嗓子说着什么，一面警觉又故意不露声色地环顾着车上的动静。那个红脸青年就嫩多啦，两手紧紧捏住一个小黄挎包，一声不吭地背着众人

独坐。后挡板外面翻滚的黄尘一阵阵吞没了他。“枣子！河畔枣子！”他记得这青年昨天在绥德城关这样瓮声瓮气地叫卖。全是农民，朴实的、小康的、可爱的、自有主意的农民。他们在绥德老城卖了货，挣了钱，现在回来了。那两个白胡子和花白胡子老汉不会是卖货的，应当是串门走亲戚的。他们全回来了。从陕北名城绥德回到他们的无定河两岸上下的窑洞里和庄户院。婆姨和娃娃正轧好、扫净了炕席等着他们。层层波涛般的沟壑梁峁和蓝莹莹的天、浊黄的水都在等着他们。他心里觉得踏实。从学校里一出来他就觉得踏实，不管黄土从后挡板上面卷过来时，他怎样“呸呸”地吐着嘴里的沙子，他还是觉得踏实。这条浑浊的河，这片无边无际的黄土山帽和这蓝得质朴的天，都使他踏实。

他看见车厢左前角站着一个女的。他打量了几秒钟以后就断定，这是个北京人。她背对着他默默站着，他感到这女的有意避着他。两个插队出身的北京学生一眼就能认出彼此来，他猜她准是早就发现了自己。卡车歪歪地闯过一道楞坎，满车农民被颠得东倒西歪，但是那女的还是僵直地站

着，坚持着一动不动。这是个和我差不多的老插队出身的北京姑娘，她在避着我呢。他觉得挺有意思，他不由得又望了望她的背影，他觉得这背影很够味儿。

他愉快地吹了声口哨，把手翻转过来握紧车厢板，重新面对着荒莽的黄土高原。当卡车颠得蹦起来的时候，他开心地回头瞟着车里。在那些农民当中他最佩服那个红脸青年。那个棒小伙严肃庄重地坐在车尾，根本不理睬倒卷进来的黄土。好后生，他用陕北式的口气自语着，满怀兴趣地端详着那小伙安静老实的模样。真是个安分的朴实后生，浑身肌肉鼓鼓的。他不由得展开手掌，然后又轻易地把车厢板握牢。他觉得他的手很有劲，老破卡车蹦一米高也不会使这双手松开，他心里很愉快。等停车吃饭的时候，他盘算着，我要用陕北话和那后生攀谈一番。“清涧的石板瓦堡的炭，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所以这后生的婆姨应当是米脂人，她这会儿也许正给这小伙纳鞋底呢。这一路的高原河水、风土人物都和黄色的梁峁一样让他感到清新。对，他心里说，挑选这个专业是对的，地理科学。单是在这样的大自然和人群里，

他就觉得心旷神怡。汉语专业无论怎么好，也不能和这个比，这才是个值得干的事业，我就选中这些河流作为研究方向。他暗暗地下着决心。

上星期毕业典礼时，教语音学的秦老师最后对他苦口婆心了一番。而他说，不，秦老师，我还是说实话吧，这一行不对我的心思。论文得个五分，并不能说明我就是搞汉语语音学的材料。我想挑个更对我口味的专业干一辈子。我很感谢您，真的，老师。我觉得这四年汉语学得很值，将来谁能离得开语言呢？

幸亏颜林他爹是搞自然地理的。没想到当年我和颜林拥着一床皮被在阿勒泰南坡露宿，居然成了今天为一生从事的专业作出选择的机缘。他回想着以前回北京去颜林家串门玩时的情景，那时老头经常坐在一个破沙发上对他畅谈地理知识。那干瘦老头居然能从青藏高原扯到海南岛，从太行山扯到黄果树瀑布。他挖空思想打败老头，于是亮宝似的把自己串联去过的地方一个个说出来。而老头随着他不安分的思路，如数家珍地大讲那些地方的地质成因、地貌特点，以

及有什么河、河拐什么弯、夏天有多大洪水、冬天结多厚的冰。这还不算，连山上有什么岩洞、树上长什么叶子、老百姓种什么庄稼，老头全一清二楚。每次他离开颜林家时都暗暗称奇。哦，没想到，他想，原来那时听的故事已经在我心里扎根发芽啦。

他极尊重秦老师的语音学，特别是方言调查理论。他在写毕业论文的那段时间里，不仅真真切切地触到了科学的冰凉而坚实的质地，而且有些天他几乎被这种不苟一音、规律强大的领域迷住了。可是，当他熬到半夜，最后把三千字的一节删得只剩下二百来字的干货时，终于扔掉笔，卷了一根烟点燃，靠在下铺同学的被子上以后，他又觉得不对劲。他惊奇地感到自己胸膛里的那颗心正慢慢苏醒过来，一层层重新滋润，一下下不安地敲打着他的胸肌。那颗心就好像小时候的二宝，热情地爬上他家窗台，邀他上哪儿去疯玩胡逛。这可不行！他害怕了，语音学要用三倍的安静、十倍的细致，循着铁轨一般的规律默默地干。这行当不太照顾他这颗小兔子般的心脏。那天晚上他失眠了，辗转地考虑到大

半夜。后来他曾经拐弯抹角地找过起码一打教授和副教授，打探各种专业的底细。后来有一次颜林的老爹出差来新疆，到学校看颜林，他问道：“一个有四年制汉语专业本科生基础，一门半外语，六年插队新疆历史，具有一定热情和干劲，身体条件良好的三十多岁老青年——究竟选择什么职业最好？”瘦老头斩钉截铁地回答：“地理。毫无疑问，只有地理。”

他不禁苦笑了，眼睛还出神地盯着那个红脸后生。没想到这些话当了真：还有三个月，也许是两个月，他就要走上人文地理学研究生考试的考场。如果能参加人文地理学的考试，他就不用害怕自己的文科出身和高等数学的威胁。而据颜林他爹说，北京有位姓柳的老教授，几十年一直研究人文地理，目前正要大开山门，物色门徒。一切信号都是绿色，一切迹象都像这陕北高原的气息一样，显示着生机和美好。他在毕业前那阵乱哄哄的日子里啃完了一大堆地理系的讲义、小册子和一本《地表水》，并且刚刚把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的名著《中国》日文版第一卷借到了

手。现在，天空晴朗湛蓝，风儿正吹满篷帆，他朝着亲自选定的那个目标启碇开航了。

促使他最后斩断了种种迟疑的是毕业分配。“计划生育宣传科！”他气得火冒三丈。秦老师惋惜地说，这是照顾你家在北京，只有这么一个名额啦。他铁青着脸什么也没有说，他知道秦老师也很不舒服，因为这个结果对她谆谆开导他的那些方言调查理论也是一个大嘲笑。等秦老师端着饭盒走开以后，他突然狂怒地把两个饭碗砸在水泥地上。他踩着粉碎的白瓷片，撞开拥塞的人群，一直冲出了食堂。他当天就去图书馆借来了地理系的讲义。

那个红脸膛的陕北小伙突然站了起来，朝他憨憨地一笑，满车赚足了钱的农民都拍打着身上的黄土——卡车正慢慢地停住。他吃惊地朝车外一望：

青羊坪——三个白粉大字一下映入了他的眼帘。

他一下车就觉得眼花缭乱。炫目的阳光直射着这个河岸台地上的小镇。一点也回忆不起来啦，他惊奇地想。他完全

回忆不起当年这里有什么建筑和什么景物。那时我急得心火上蹿，因为我连自己被大卡车拉到了哪里都不知道。他感慨地走在一条土巷子里，默默地想着。那天，为了避免暴露扒车者身份，他只是查对着一本薄薄的《革命串联地图》，猜测着卡车前进的方向。他只猜对了一点：这车从绥德东关一钻出来，就根本没有去什么军渡或宋家川，而是一头向东南扎下去，顺着无定河的大深沟，顺着“曲流宽谷”。

他追了两步，赶上那个红脸小伙子，在他肩头上拍了一下：“后生！”那小伙朝他转过晒得红红的脸来，用清澈单纯的大眼望着他。“吃饭嗑么，后生？”他问。那次来陕北，他一共学会了三句陕北话：嗑、解下、相跟上。前两句一个是“去”，一个是“懂”，第三个和普通话意思一样，因为这说法又淳朴又文雅，所以他也一并记住了。这时他兴致勃勃地试验了第一句。

那后生又憨憨地笑了，赤裸的粗脖颈闪着健康的黑红色。“嗯。”他不好意思地答道。

“相跟上——咱们一块儿去吧！”他只说了半句陕北

话，库存就空了。“我的话，你解下解不下？”他干脆把最后一句也抛了出来。幸好那后生宽容地说：“解下了。”于是他俩相跟上顺着土巷子往前走。

街巷上小饭棚、小客店鳞次栉比。他和那后生买了些白荞麦面皮的包着粉条、菜和一点儿清油的馅饼。那饼炸得又黄又脆，他边走边吃，和那后生攀谈着，不断地使用“嗑”、“解下”、“相跟上”三个陕北词。当他们会钞时，他瞥见了黄帆布包里露出来一捆鲜艳金红的毛线。“给婆姨的么？”他逗那后生说。后生红着脸又憨憨地笑了，清澈的大眼躲着他。他想象着那个将要用这金红的毛线织成毛衣的陕北女人的模样。那女人的样子他知道。他猜得出，那一定是个像蓝花花或者李香香一样的黑红又健美的女人，见了人羞得抬不起头，束着条蓝花布缝成的围裙。

“混纺的么？”后生红着脸把那金红毛线推了过来，请他鉴定。

“嗯。不——这种比混纺的还好。”他夸奖说。毫无疑问，蓝花花和李香香穿上尼龙混纺的毛衣也会爱她们卖河畔